第一人 文⊙卡繆 譯⊙吳錫德

編按：此篇為法國著名作家卡繆生前最後遺作，一九九四年始由其女予以公開並出版，隨即轟動全球文壇。卡繆一生追求真理，文字精鍊、敘事純真，可說是廿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本文摘自這本未完成的自傳《第一人》，中文版版權由台北皇冠出版公司標得，並委請本校法文系副教授吳錫德翻譯，於今日出版。本刊徵得出版社及譯者同意，先行刊載其千里迢迢探尋生父的墓園的情緒寫照，一饗本報讀者。

用過午餐之後，他們一塊走過村子——這個村子和這個國度裡上百個村莊沒有什麼兩樣；百來棟十九世紀末布爾喬亞風格的屋舍錯落在幾條街衢上。在它們正拐角交會之處便是一些龐大的建築物，譬如：合作社、農業銀行或者活動中心等。所有的街衢皆朝向一座金屬架搭成的露天音樂台。這座音樂台很像一個旋轉木馬台或者一座大型的地鐵站出入口。而幾年來每逢節慶時，在政府的鼓號樂隊或者軍方的軍樂隊便會在此演奏，而一隊隊盛裝的男女便會繞著它，在熱氣騰騰和塵土飛揚底下婆娑起舞，或者剝食著落花生。今天適巧也是週日假期，不過軍方的心戰處卻在音樂台上安置了擴音喇叭。在場的群眾多數為阿拉伯人，但他們並沒有圍繞它跳舞，就只是動也不動地佇立著，聆聽著阿拉伯音樂，間或一段演說。至於法國人則全都給淹沒在人群當中，個個都是相同一張憂鬱又張望著未來的面孔。就像那批早期搭乘〔拉布拉多〕號或者其他有著相同的處境——遭逢同樣的痛苦、逃避貧窮或者迫害、以及碰上了痛楚及挫敗——的那群移民那樣。這正是馬霍港西班牙人、傑克母親的先人的寫照、或者就是一八七一年拒絕德國人統治，而選擇了法國的阿爾薩斯人那樣。法國政府將當年違反的阿爾及利亞人——那些人不是被殺死就是被

關進牢裡{1}——手中沒收的土地分配給他們。就這樣，頑劣份子侵佔了反抗者溫暖的窩巢；遭逢迫害的人搖身變成了迫害他人的人！而他的父親便是這一代遷移者的後人，四十年過後，他的父親也來到這裡，一樣是那副憂鬱且毅然決然的模樣，徹徹底底寄望於未來；就像那些厭倦了自己的過去，並且否定了這個過去的人那樣。而他也是一介移民，就像是以前那些曾經在此過活、或者曾經活在這塊土地卻沒留下任何痕跡的人一樣；有的話也只是在那些小小的移民墓園裡破損且泛綠的墓板——就像當天結束行程前——韋亞爾已先行離去，他和老醫生一塊參觀過的那座小墓園一模一樣。墓園裡的一邊是一些新近流行的墓園裝飾的新式且醜陋的墳墓；點飾著有如舊貨市集以及珠飾市場那樣，因而完全喪失了那份同代人的虔誠之情。在另一邊，老柏樹底下，在覆滿針葉及柏果的走道上，或者潮濕的牆角下所長出的酢漿草以及它們黃色的花朵；一些幾乎與塵土混合為一的老舊墓板上頭的字跡早已無法辨識！

一大群人來到此地已超過半世紀之久，他們開鑿出一條條的犁溝；在某些地方是愈挖愈深、在其他地方則愈挖愈顫動，直到一塊疏鬆的土壤將它全部覆蓋，整個地區遂因此恢復到原先的漫草叢生。而他們也就生兒育女的，然後消逝無蹤。他們的子女也是如此脈脈相傳；而他們之後的子女以及孫兒女也和他自己一樣就生長在這塊土地上；一塊沒有過去記載、沒有道德規範、沒人指引開導、沒有宗教信仰的地方。不過，卻是一塊令人覺得適得其所，及在陽光底下快活自在、在黑夜和死亡之前焦慮不安的地方。在這個令人激賞不已卻已顯露其黃昏徵兆的天穹底下，所有來自許許多多不同國家的移民的各個世代都一一消逝、自我閤起、且未曾留下任何痕跡。有一大團的遺忘加諸在他們身上，而事實上這正是這塊土地所施與的；這也是他們三人趁著夜色的逼臨走在朝往村子的路上，從來自頭頂上漆黑的天空所感觸到的。

他們內心所充滿的這份焦慮也正是懾住所有非洲地區生民的那份焦慮；就是當夜色快速地從海上湧來，籠罩住他們四周起伏不定的山巒和高原。這份神聖的焦慮同樣也會在夜晚籠罩住特耳菲山丘{2}，在那兒也會出現相同的效果，因而湧現無數的神殿和祭壇。然而，在這塊非洲的土地上，那些神殿皆已被摧毀了，只在內心留下一份難於承受、但卻溫馨的重量。是的，他們都這樣死亡，且將繼續死亡下去！那樣靜靜地又徹底置身度外地死去，就彷如他父親那種遠離親生的祖國、在那樣難於理解的悲劇下的死法那樣。他的那一生完完全全身不由己，從孤兒院到醫院，中途免不了有一場婚姻，然後由不得他的在他的周遭建立起了一種生活，直到戰爭置他於死地並將他給埋了。從此，永永遠遠地，他的親友以及他的親生兒子皆不知其為何許人物；讓他自己也成了那一大團的遺忘，而它正是他們這群人最終的祖國、一種開始時即漂泊無根的生活的最終目的地！當時的圖書館有著許多有關利用被遺棄的孤兒送到此地來殖民的報導，是的，所有遭人捨棄或者走失的孤兒在此建造起一些稍縱即逝的城邦，然後自己便永遠的消逝無蹤，或者與其他人一塊死去。彷彿就像人類的歷史一般——這段歷史從未在這塊最古老的土地上停止緩緩前行、同時也只留下一些丁點兒的痕跡——在從未停歇的陽光底下煙消雲散，當中還帶著一份那些曾經締造過這份歷史的人的記憶；這些記憶也都化為一樁樁在陽光底下被蒸發的暴力或者謀殺、一團團的怨火、一條條的血河——它們迅速汎升又很快地被吸乾，就像此地乾涸的河川那樣。此時，在一直都高掛著的姣好的天空底下，黑夜兀自從地表面湧現，並開始吞噬一切，活著的和死去的。不！他絕不可能認識他父親！他就繼續沈睡在那兒，面孔已永遠消逝在黃土堆裡。在這個人身上有一份謎團，而他就是設法想識破它。然而，這當中卻只有貧窮這個謎團；而它令這些人無名無姓、沒有過去的記載，並將他們一個個送進那一群烏鴉鴉又無名無姓的逝者群裡——而正是這群逝者締造了這個世界又永遠地將它擺脫到一旁。這便是他的父親和〔

拉布拉多〕號的那群人共同之處。不論是薩黑勒區的馬霍港移民或者高原區的阿爾薩斯移民，處在這個海洋與沙漠間的巨大島嶼之上，便會有一個龐大無比的寂靜將它給覆蓋住；而這份寂靜即是沒沒無聞，而它既殘忍又教人憐憫，無論在血源、勇氣、工作、乃至本性上皆不見經傳……他就曾設法逃離這塊無名的國度、逃離這裡的群眾和他那個無名的家庭；但當中卻有某個人頑強地又不停地要求那份默默無息和沒沒無聞——而他自己就屬於他們這幫子人！此時，他正行走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裡，右側並行的老醫生正喘著氣，耳際聽到廣場傳來的陣陣音樂聲響；回憶起繞在音樂台四周那些阿拉伯人冷酷又難於理解的面孔，以及韋亞爾的嘻笑和他那副篤定的面龐；同時也帶著溫馨和傷感，心痛如絞地回想起街頭發生爆炸時母親那副垂垂老矣的面孔。就這樣年復一年在黑暗裡緩緩行走在這塊被遺忘的土地上，而在這上頭每個人皆成了第一人！至於他自己則只能在沒有父親庇護下自行成長，且從未有過那種時刻的經歷；也就是做父親的在等到他年齡懂事時喚他前來，告訴他一些家族的艱辛、或者某個塵封的痛楚、或者生活經驗；甚至連那個荒謬可憎的父親普隆涅斯{3}在對著兒子勒替斯說話之際，突然覺得自己十分偉大的時刻都沒有過！一直到了十六歲，然後二十歲，都沒有人告訴過他些什麼，他就得獨自去學習、拚命又奮力地獨自長大成年、獨自去尋找自己的道德規範以及自己的道理；最後才活得像個男子漢那般，為的就是再去生育某個更艱苦的生產，亦即如何與別人——女人——展開一種新的生活！就像出生在此地的所有男人那樣，一個接一個地去學習如何在漂泊無根以及失去信仰的情形底下過活。今天他們全都聚集一起，卻極可能因此且永遠籍籍無名，並還會失去他們在這地球上那道唯一僅有的停留痕跡——字跡模糊的墓碑；而此刻黑夜早已經將那墓園給團團罩住！這些人就得去學習如何與別人開始某種新生活，如何去與那些先於他們來到這個地球，而此時已被排擠出去的征服者建立起新的關係。而此時此刻，這些人就得誠心誠意地去接受世代

之間與命運底下的那份友愛之情。

飛機此刻正往阿爾及爾下降。傑克想起了聖布里厄市那個小小的墓園，那裡士兵的墓園可保存得比蒙多維鎮的要好得多。地中海將我分割成兩個世界；其中一個，某些記憶和姓名在適切的範圍內保存了下來；另外一處，人類的痕跡卻在寬廣的空間下遭到風沙洗刷殆盡。他曾經試圖逃避這種煙沒無聞、那種貧窮又頑固無知的生活；他也曾無法去過那種逆來順受、語不成章、只顧眼前事的日子。他曾經行遍世界各地、去建設、去創造、及熱切地與人交往；而所過的日子可說忙到難於抽身。然而，此時他已明白，在他的內心深處聖布里厄以及那些它所代表的一切對他而言並非是無足輕重的。他想起方才踏離的那些破損泛綠了的墳墓，以一份奇特的歡喜去接受死亡；因為這個死亡將會將它帶到他真正的祖國，且輪到他去接下那一大團的遺忘，並將對那個行徑怪誕且（平平凡凡）的人的記憶給掩住了。而這個人曾經貧苦交加、無依無靠地成長、建設。並且在地球某個晨曦照耀下、某個幸運的彼岸，他不存記憶、不具信仰、獨自一人登上了與他同代的人的世界，並走進他們那段既惡劣可憎又令人激奮的歷史裡……。

附註：

{1}一九七一年三月，以柏柏爾人為首的阿爾及利亞人因不滿法國的殖民，大舉利用普法戰爭法國戰敗之際起義造反，有十五萬人投入抗法行列。最後還是遭法軍強列鎮壓，並賠款且充公其耕地達五十萬公頃！

{2}elphes，希臘文 Delphoi，古希臘都城，此山丘為西方神話裡阿波羅等諸神之神殿所在。

{3}Polonius為莎士比亞悲劇《哈姆雷得》中那位饒舌自負的老廷臣，其子名叫 Laertes。